



研外
究國
嘉文
書學

俄罗斯 当代乡土小说研究

陈新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研外
究國
蓋文
書學

俄罗斯 当代乡土小说研究

陈新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当代乡土小说研究 / 陈新宇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308-17057-4

I. ①俄… II. ①陈… III. ①乡土小说—小说研究—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3482 号

俄罗斯当代乡土小说研究

陈新宇 著

责任编辑 诸葛勤

责任校对 蔡圆圆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9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057-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本书承蒙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出版

鸣 谢

本书即将付梓，非常感谢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朋友、师长们。感谢支持我将这个课题进行到底的浙江大学吴笛教授，感谢圣彼得堡大学语文学教授O. B. Богданова在我攻读博士期间给予的指导，感谢张建华教授对该书的简评，感谢出版社领导与责任编辑的支持和付出，感谢俄语所同事的鼓励与支持。同时还要特别鸣谢《俄罗斯文艺》和《外国文学评论》杂志的支持，本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这些杂志上。初次尝试系统研究当代俄罗斯乡土小说，书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恳请同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陈新宇

于浙大紫金港

2017. 10

序 言

当代俄罗斯乡土文学是 20 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为代表的文学史家在两卷本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中是这样界定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概念，我们不仅指自 50 年代中期算起，20 世纪一百年间的一个历时切面，而且突出了这个艺术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完结了的周期。这个周期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还未被研究过。”^①那么套用史学家们的划分标准，俄罗斯当代的“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就是指从 1950 年以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呈现的乡土艺术创作。俄语“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中的“деревенская”可译为“乡土、农村、乡村”，但是汉语里的“乡土小说”和“乡村小说”据一些研究专家指出，还是有区别的。施战军曾在《南方文坛》撰文阐明了中国“乡土小说”比“乡村小说”的称谓更为合理的理由。他认为：“所谓‘乡土文学（乡土小说）’，是以较为显明的先验的情感态度和意识立场来表现乡村，而与乡村实际的自在生活本相尤其是本然性的现时乡村文化形态不甚相关的文学（小说）创作，乡村并非彼时在场。”^②那么俄罗斯的“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也具备这样一个特征，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俄罗斯乡土作家创作的共性。比如，巴尔特（К. Парте）和霍斯金（Дж. Хоскинг）指出，“俄罗斯乡土作家更倾向于描写传统意义上的过去的农村，而非作家创作的当下的农村”^③。

要指出的是，在俄罗斯有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曾多次指出，“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和由此派生出的“乡土作家”不仅在表达上不准确和不科学，而且听起来比较刺

① Лейдерман Н. 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1990-е го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Т. 1, М.: АCADEMA, 2006, С. 8.

② 施战军. 论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的生成 [J]. 南方文坛, 2010(4): 5-11.

③ Parthe K. Russian Village Prose: The Radiant Pas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0; Хоскинг Д. Россия и русские [М].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С. 26.

耳。“乡土”二字总是令他们感到不自在。因此曾经提出过很多版本的叫法,诸如“道德文学”“记忆文学”“本体论文学”“传统保守文学”等说法。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文学”,其实俄语都是用“проза”来表达的,翻译成汉语应该是“无韵的叙事作品”,而在俄语里是指包括“短篇、中篇、长篇和特写”的体裁,所以为了便于表达,且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在本书中有时译成“文学”,有时译成小说。既然关于俄罗斯的乡土文学(小说)有过那么多种说法,我们为什么选择使用“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这个表达呢?在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做一番考察。

研究者们都认为,“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作为一个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最好把它看作是由一系列的特征把乡土作家的创作连接起来的一种书写,包括主题、形象、道德伦理和美学要素。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所组织编写的《文学术语和概念百科全书》是这样界定的:“乡土文学(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是苏联时期(斯大林之后)的俄罗斯文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起源于奥维奇金描写乡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第一部分,1952年)、多罗什的《乡村日记》(1954—1962)的政论特写以及阿勃拉莫夫的纲领性文章《战后农村集体农庄的人们》(1954)和他后来的长篇四部曲的第一部《兄弟姐妹》(写于1951年,发表于1958年),以及阿斯塔菲耶夫早期短篇和索洛乌欣早期的抒情作品《弗拉基米尔乡间大道》(1957),乡土文学的艺术和道德准则的形成是与索尔仁尼琴(又译“索尔仁尼津”)的《玛特廖娜的院子》(1959)、《扎哈尔—卡利塔》(1965)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密不可分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有阿勃拉莫夫的《兄弟姐妹》(1958),别洛夫的《平常琐事》(1966),阿斯塔菲耶夫的《最后的敬礼》(1957—1992)和《鱼王》(1972—1975),舒克申的《红莓》(1973)、《性格》(1973)和《月光下的谈话》(1974)等,莫扎耶夫的《费多尔·库兹明的生活片段》(1966)、《农夫和农妇》(1977),叶甫盖尼·诺索夫的《乌斯维亚特戴钢盔的新兵们》(1977),以及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1970)和《告别马焦拉》(1976)等。20世纪90年代世界俄罗斯学将乡土文学定义为最为独立自主(从美学和思想角度而言)的文学流派(Parthe)。”^①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学者М. В. 米诺金是这样定义乡土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的:乡土小说指的是1950—1980年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种流派,描写当代农村生活,诉

① Николокин А.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 М.: «Интелвак», 2001. С. 220.

诸传统价值。这是俄罗斯学界内较早提出俄罗斯乡土小说这一表达的学者,以后不论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都借他之口沿用这一说法。俄罗斯乡土小说研究专家博利沙科娃强调,乡土小说的实质不是“关于农村的小说”,而是具有共同的审美思想和形成于古老的农耕文化中的审美理想,是关于民族自我意识的书写。^①文学史家列伊杰尔曼认为,乡土小说是通过乡土作家的创作追寻精神家园,反思人性;学者Г.别拉娅指出,乡土小说把永恒的问题作为当代艺术诠释的对象。但是大部分学者们都认为,当代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应该包含哲学、社会历史、心理、伦理和美学要素。因此他们对“乡土小说”这个术语很不满,认为它远不是仅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学,这个表达限定了该文学现象的多样性。因此在研究俄罗斯当代乡土文学(小说)时各有侧重,出现了“道德小说”“记忆小说”“本体论小说”“传统小说”等说法,但是都没有流传下来。尽管俄罗斯学界对“乡土小说”的表达有些纠结,甚至是有些不自信,不过在乡土小说经历了国内外学者大量的研究后,学界还是普遍接纳了“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这个表达。下面我们就追溯一下这个术语表达的变迁,从中可以窥见其本质的特征以及与其他小说类型的内在联系。

“本体论小说”。当乡土小说产生后,对该流派的创作主体的怀乡情结不断有指责批评之声出现。多年后,随着乡土小说的哲学属性的显现,尤其是在Г.别拉娅、Н.索恩采娃和С.库尼亚耶夫的研究推动下,读者认识到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乡土小说与20年代所谓的“新农民小说”的亲缘性,认识到乡土小说不仅是关于乡村的文学,而且包孕着诸如俄罗斯命运中民族伦理经验的作用、人民的历史使命等复杂的哲学问题。乡土小说被很多研究者作为一种哲学现象从本体论和自然哲学的角度来接受,Г.别拉娅和Е.韦尔特利布甚至建议将乡土小说改名为本体论小说,并作为科学术语替换乡土文学、农民文学等尚未失去普遍性的表达。于是20世纪70至90年代引入“本体论小说”这个术语,企图以此来解释这种文学现象的哲学属性。

事实上,乡土作家对在生死边缘的挣扎的关注在很多方面决定了乡土小说

^① Большакова А. Нация и менталитет: феномен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прозы» XX века [М]. М.: Комитет по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и средствам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ы, 2000.

这种本体论属性。如索尔仁尼琴笔下玛特廖娜的生与死,阿斯塔菲耶夫的阿基姆和艾丽娅迷失在偏远的原始森林中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威胁,别洛夫《平常琐事》中的伊凡·阿夫里坎诺维奇在妻子死后静对大自然、沉浸在对生死的思考中。作家为阿夫里坎诺维奇所设定的场景具有双重意义:人的存在与大自然一样有很多相似性,人的生老病死就如同自然界的晨昏更替,四季变化。

“本体论小说”的表达如昙花一现,最后并没有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保留下来,就是因为乡土作家的作品里谈及的不仅仅是永恒不变的本体论存在基础本身,而涉及的是来自变化迅速的历史现实对存在本身造成的压力,在边缘情境中人的存在面临新形势、新力量的挑战。

曾有很多研究者将乡土小说称为“道德小说”。这个术语的支持者们将创作主体的创作原则即道德伦理属性作为其艺术性不容置疑的条件。即在优秀的主人公身上体现很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人民的智慧、美德和从生活中吸取的教训。也就是说,这个流派的典型特征是注重它的教育意义:从鞭笞揭露到道德说教。读者可以从中汲取先祖的遗训和领略自然的威力。作家旨在探索农民世界的精神支柱。他们认为,道德价值的承载者通常是村妇,如索尔仁尼琴的玛特廖娜、拉斯普京的安娜和达利亚。而阿斯塔菲耶夫被批评家指出:“他天生就是道德家和人性的诗人,作家在他的人物命运中突出了那些任何时候,不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可以理解的伦理因素、道德问题,没有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就不可能培养和教育我们身上的人性。”^①拉斯普京本人也多次撰文或在采访中阐述文学创作的特点,他始终不渝地强调,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人的道德净化和精神意识的保健”^②。

索尔仁尼琴曾对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过非常准确的描述。2000年5月4日在拉斯普京的文学奖颁奖会上,他说:“在60与70年代之交及70年代在苏联文学中发生了没有立刻引起注意的、无声的转变,既无恐慌又无持不同政见的挑衅味道,一点也不炫耀,没有爆炸式的宣言,一批作家开始那样写作:不炒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无声地将其中性化,开始写得非常朴素……在很大比例上,这些作家的创作都取材于农村生活,而且作家本身来自农村,正由于此,这批作家被称为

① Макарова 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В 2-х т [М]. Т. 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2.

② Распутин В. Собр. Соч. в 3-х т [М]. Т. 3.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4. С. 420.

乡土作家,确切地说应该叫他们道德作家——因为他们文学转变的实质就是复苏传统道德。”^①尽管索尔仁尼琴的讲话为“道德小说”的叫法提供了论据,但是最终也没有保留下来。因为道德诉求与观念诉求相比,前者还是大多数作家的共性。

“传统小说”的表达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乡土小说与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的乡土主义的纲领和原则有承继关系,二是乡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经典有密切的联系。前者指的是当代乡土小说与19世纪俄罗斯乡土书写的关系,后者指的是当代乡土小说在精神诉求和书写风格上受到自普希金以来的19世纪经典文学的直接影响。乡土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了民族包容性、对社会和精神原则的追求及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在书写语言上反对无冲突论小说模式化、公式化语言,号召积极使用民间语言,在感知和转达语言的音乐性和韵味的同时,赋予标准语以哲学和文化内涵。

扎雷金也指出了乡土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对传统的吸纳,这种吸纳不取决于作品的事件类型,而是取决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布宁影响下产生的审视世界、感知世界的视角,取决于对道德性和非道德性的表现。“俄罗斯的经典作家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可以安息了,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背弃他们的遗愿,他们的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②

其实“传统小说”不是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术语是将内容上体现俄罗斯文化基础和历史经验,形式上平衡人物思想和心理的作品联合在一起的文学史范式。早在18世纪之前,俄罗斯就预见到了传统主义首先就是以过去的经验为支撑,是过去经验的重复和翻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概念不断得到修正、发展和丰富,出现了文学传统主义的概念,它不仅指涉对语言艺术经验创造性的继承,而且还包括对构成社会财富的道德、精神、文化价值的认知、理解、保护和提升。也就是说,是一种广义上的承继关系和健康的保守主义。“在文学中经常发生这样有趣的事,通过回到过去的方式向前发展,就像来势汹涌的海浪,其中包含两种同时运动:一种向前,一种向后……”^③可见,这种以退为进的写作策略不仅仅是乡土小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Слово при вручении преми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Валентину Распутину. 4 мая 2000г[J]. Новый мир. 2000. №5. С. 186.

② Залыгин С. Из записок прошлого года[N].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90(3) января. С. 6.

③ 转引自 Цветаева Н. С.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проз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сюжеты, герои, поэтика [M]. СПб.: Филфак СПбГУ, 2007. С. 8-9.

说作家所追求的,传统情结在很多后现代作家的作品里也是常有的。

在索尔仁尼琴奖颁奖仪式上拉斯普京在获奖感言中说:“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庞大的、深刻的和天才的东西根据他的道德选择来看都不可避免是保守的。”^①为了证实自己的思想,他援引美国作家福克纳奉劝年轻人的话:“从你们的工作室里扫除一切,除了人类内心古老的理想——爱、诚信、悲悯、傲骨、同情和牺牲,缺失了这些就会阉割、毁灭文学。”^②但是传统主义并不能构成乡土小说的实质,使之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如战争小说和城市小说。

“记忆小说”的表达其实与“道德小说”和“传统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内涵上与后两个概念都有交叉。如果说记忆是小说之母,那么将乡土小说曾经界定为记忆小说旨在强调对祖宗的记忆是道德坚守的根本。乡土小说的作者总是力求回到过去去寻找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抒发怀乡情结。这些作家不仅从新乡土主义立场批判当代社会现实的各种现象,还谴责现代文明所具有的负面倾向。乡土小说的艺术世界中人的道德体系的主导思想就是记忆。记忆作为人对土地、自然,对祖坟,对过去的最深依恋,反映了人与家族原则、农村世界的超越个体的联系。

乡土作家对人民生活的兴趣是与继承、历史记忆和将忠实于传统作为道德基础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乡土小说的主人公生活的空间、从事的劳动注定了他们对土地、自然、家园的依恋,对传统的膜拜。乡土作家认为有必要保护这些被传统孕育的精神价值免受现代文明的破坏性影响。似乎这些理由足以支撑记忆小说这个概念,但记忆即使是所有小说创作诞生的摇篮,也不能真正揭示乡土小说的实质。

上述的几种表达都只是突出了乡土小说主题的某个侧面,而不能全面彰显乡土小说创作的本质,因此都纷纷流产了。

“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战争、革命、大镇压、大转折、改革和技术革命等急剧改变了社会所有阶层人的生活 and 命运。而命运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农民。”^③回想1941—1945年的战争,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上千万居民“为了大地上的生命”(特瓦

① Распутин В. В поисках берега[N].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0. № 19-20 от 17-23. С. 9.

② Распутин В. В поисках берега[N].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0. № 19-20 от 17-23. С. 9.

③ Акимов В. М. От Блока до Солженицына[M].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11. С. 403.

尔多夫斯基语)奔赴前线,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承担起战争重负的主要力量是农民,遭受损失最大的是农民。……死亡的农民战士有一千万,死亡的无辜农民不少于一千万……”^①这个沉重的历史记忆很难被文学忽略掉,所以鲍里斯·阿基莫夫认为,“就是与战争文学一起,在与它深厚的亲密关系中,在20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乡土小说,这不是偶然的”^②。难怪在与战争的密切关联中产生了当代乡土小说与当代战争小说的交叉。当然,将二者融合在一起的还不仅仅是战壕与后方生死相依的关系,而是乡土小说所实现的深入人民生活,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的艺术发现使二者走得更近。叶斯波夫曾撰文指出:“乡土小说可以很轻松、自然、自由地逾越题材界限,就诉诸永恒的人类社会问题方面只有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新小说才可以与之竞争。”^③乡土作家中有部分作家亲历战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示了战争时期农民的命运,塑造了农民—士兵双重身份的形象。如阿勃拉莫夫和阿斯塔菲耶夫都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阿勃拉莫夫的四部曲《兄弟姐妹》不是见证了农民在战争岁月的命运吗?阿斯塔菲耶夫不是因他的《牧童和牧女》、拉斯普京不是因他的《活着,可要记住》而与战争小说有交叉吗?与阿斯塔菲耶夫创作风格极为相近的叶甫盖尼·诺索夫在他的中篇小说《乌斯维亚特戴钢盔的新兵们》中将战争年代军人和农民的生活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叙事中。

至于乡土小说与城市小说的联系并非像字义表面那样对立。这首先取决于俄罗斯农村与城市的社会构成。库兹涅佐夫指出:“不应该忘记,在战前俄罗斯是个农民占三分之二的国家,而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昨天的农民。在自然保守的农民日常生活条件下,从精神和道德层面而言,在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偏远的农民俄罗斯很长时间以来依然是宗法制国家。在所有思想体系丧失的情况下,农民俄罗斯的文化是在民族传统的框架下发展的。就是说,不久前(解体前,笔者注)全国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由农民的劳动生活传统所规约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范式框架内。”^④鲍里斯·阿基莫夫也指出了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在精神原则上的同

① Акимов В. М. От Блока до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М].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11. С. 403.

② Акимов В. М. От Блока до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М].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11. С. 403.

③ Еспов В.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е споры в XX конце века [М]. Вологда: Грифон, 1999. С. 226.

④ Большакова А. Нация и ментальитет: феномен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прозы» XX века [М]. М.: Комитет по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и средствам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ы, 2000. С. 4.

源性：“在这个农民的世界里，不论是你还是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大家共同劳动，并倾注全部心血于劳动之中，一代又一代。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拯救、存活下来的条件，就是整个民族精神统一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精神基础也存在于其他阶层，如贵族、僧侣、商人和小市民的命运中。”^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俄罗斯有大量农民离开偏远的濒于衰亡的农村来到城市，逐渐成为城市的主体居民，“正是农民身上那种深厚的、执着不变的性灵决定了 20 世纪城里人的自我意识，表面上他们忘记了自己作为乡下人的根，但事实上却是与之藕断丝连”^②。

自古以来农村与城市的和谐作为民族繁荣的保证是通过复原那些古已有之的、但被那些忘记自己宗族的“伊凡们”所蔑视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所达到的，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就是：“我们有力量在包罗万象的大地形象里将乡村的元素和城市的元素联系起来。”^③

英国研究者吉莱斯皮(Д. Гиллеспи)认为将文学分为乡土和城市文学并不是绝对的，“两种文学倾向都是从共同的城市化社会历史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自 20 年代到 70 年代有大量务工人员从农村涌向城市，乡土作家与城市作家一样，他们渴望意识到时代的变迁，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建立与时代的联系”^④。他认为，这两个文学倾向的最显著的代表就是拉斯普京和特里丰诺夫，他们都努力塑造理智存在中的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再塑了时间的形象，即记忆，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传统的教育意义与之密切相关”^⑤。学者们都指出了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的亲缘性就体现在与传统的关系上。事实上，特里丰诺夫和城市小

① Акимов В. М. От Блока до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М].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11. С. 403.

② Большакова А. Нация и менталитет: феномен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прозы» XX века [М]. М. : Комитет по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и средствам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ы, 2000. С. 4.

③ Большакова А. Нация и менталитет: феномен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прозы» XX века [М]. М. : Комитет по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и средствам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ы, 2000. С. 5.

④ Gillespie D.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и политика гласности // Neueste Tendenzen in der Entwicklung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und Sprache [C]. Hamburg, 1989: 39.

⑤ Gillespie D.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и политика гласности // Neueste Tendenzen in der Entwicklung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und Sprache [C]. Hamburg, 1989: 39.

说作者的创作原则与乡土小说作者的艺术哲学和实践并不矛盾,特里丰诺夫不止一次强调指出:“我尽一切努力来充分地表现人生活的环境的复杂性,因为人被他与周围所有人和所有事的相互关系网包围着。”^①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农民陷入了新的生存境遇,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为乡土小说在 21 世纪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契机。在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尽管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距离越来越小,但是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除了忠于传统外,可以交集的空间越来越大。

乡土作家的艺术思想的实质与战争小说和城市小说作家的伦理审美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忠于文学、文化和精神传统。如果说,以战争小说和城市小说作为参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乡土小说的表达找到依据,这还不足以揭示乡土小说的实质。

套用文学史家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划分标准,那么当代俄罗斯乡土文学应该指的是从 1950—1990 年间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呈现的乡土艺术创作。乡土文学虽起源于乡村特写,而带来乡土文学发展新时期的则是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以别洛夫、拉斯普京、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等重量级的作家以及由 B. 克鲁平、B. 利丘京、Ю. 加尔金等组成的整整一代乡土作家”^②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创作。彼得堡著名小说家瓦列里·波波夫在回顾战后时期社会文学发展状况时首先考虑到了登上文坛的乡土作家,将乡土小说创作视为一种特殊事件,并认为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和意义不仅在于小说问题意识的革新,而且在于创造了完全新型的人物,“在舒克申、别洛夫的书中我们那些最无权的人们,沉默十年后浮出文学表面,因此他们的声音是掷地有声的”^③。这批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代表人民发声,给人民指引方向,他们不仅向读者提供了自己的存在经验,而且奉献了自己本身和充满激情的思想。

如今,乡土小说被一些人看作是过时的文学现象,其实这种现象根本没有被

① Трифонов Ю. В кратком-бесконечное[М]// Монологи и диалоги. Т. 1, М.: Известия Советов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1988. С. 497.

② Лейдерман Н. 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1990-е го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М]. Т. 1, М.: АCADEMA, 2006. С. 85.

③ Цветаева Н. С.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проз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сюжеты, герои, поэтика[М]. СПб.: Филфак СПбГУ, 2007. С. 20.

认识,只是给出了表层的诠释。博利沙科娃认为,首先应该通过揭秘民族意识的原型(集体无意识)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实质。她认为,乡土小说的原型就是乡村原型。“乡村原型的结构是多层的:形成于个体经验(以作者和人物关于乡村童年的回忆呈现),通过乡村合作社的集体经验转向象征层面,即乡村原型形象发展成为俄罗斯、祖国的象征。”^①她认为,乡村原型的发展模式充满了悖论:农村既作为残酷的现实,又作为田园牧歌,同时又作为失乐园呈现在乡土作家的创作中。“智慧老人”“自然之子”和“大地母亲”的原型形象与具有特色的时空特征一起构成了原型模式的基本要素,并确定了人物类型。乡村时空不是直线形的、历时性的,而是一个螺旋场,它融合了人和自然的现象。乡村具有循环的四季更迭,具有回溯倒叙的特征,是对逝去的往昔的思恋。出走一回归,离乡一还乡的对照常常成为乡村原型主题。不论在世界文学中,还是俄罗斯文学中,都曾将乡土书写作为探索民族精神价值的写作策略,企图在乡村的田园牧歌中,在乡村的童年世界里寻找民族意识的原型形象。

俄罗斯的独立性受制于人民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潜意识特点,这种独特性自古就是在个体的农耕实践活动中、在人与自然的合作中形成的。因此博利沙科娃认为,只有从原型的角度出发才能认识乡土小说的本质,获得民族自我意识认同感。

综观乡土小说作家的创作,我们发现,乡土小说是由内而外,即从农民的视角看待所有发生的事件和客观世界。它既拒绝美化所描写的生活、真实再现农民的世界,又不乏以俄罗斯乡村作为寄托寻求祖国伟大复兴的俄罗斯梦想。尽管很多乡土小说作家都是脚踏两只船——出生于农村,生活工作在城市里,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永远活在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作品中。正如别洛夫所言,“虽然我们常离开家乡,但总是要一次次地回来,不管结识了多少其他地方。因为离开这个小家是不能生活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有故乡的时候他才是幸福的。因为正是在这里,在巴波里什的小山丘上开始了我们伟大的祖国”^②。乡村成为乡土作家思考城市文明背面的参照物,怀乡成为乡土知识分子企图摆脱现代文明中两难境地的一种出路。所以,不管“乡土小说”和由此派生出的“乡土作家”听起来多么接

① Большакова А. Нация и менталитет: феномен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прозы» XX века [М]. М.: Комитет по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и средствам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ы, 2000. С. 15.

② Акимов В. М. От Блока до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М].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11. С. 410.

地气,“乡土小说”这个术语纵使有许多的缺点,但是它的原型特征、创作主体本身的出身特点和他们的大地—祖国意识还是让乡土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这个表达为社会所熟知和接受,并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稳固地立足下来。

此外,还要厘清乡土小说与集体农庄小说的区别。乡土小说作为一种新文学产生后,只崇拜 19 世纪的俄罗斯经典文学,否定了当时苏联时期的文学模式,除了肖洛霍夫和列昂诺夫。

集体农庄小说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变体,领导和推动了乡村迅速、不可阻挡的变化。它强调了开创、进取对于未来的意义。当时的长篇小说中的人物类型不是年轻的党的集体农庄领导,就是农艺师;除了人物形象外,充斥作品的就是拖拉机、康拜因、大卡车、农村的发电站、新房子和电灯等物象。作品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时代特点,如拉夫列夫的《康拜因》、尼古拉耶娃的《一个拖拉机厂厂长和农艺师的故事》、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巴甫连科的《幸福》、格里巴切夫的《“胜利”农庄的春天》。集体农庄小说的失真描写引起了评论家的愤慨。波梅兰采夫认为,这些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光明、美好和幸福的描写有些夸大其词。在《新世界》杂志上波梅兰采夫对战后集体农庄小说进行了嘲笑,而对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给予了肯定。较早开始乡土写作的阿勃拉莫夫、田德里亚科夫、扎雷金、多罗什和奥维奇金也撰文质疑战后的集体农庄小说从批评家那里获得的赞扬之声。批评界给予奥维奇金很高评价,认为其作品反映了党想改善农业事务中不容乐观的状况的愿望,对新兴起的乡村特写文学给予大力支持,而那些书写集体农庄的作家因其粉饰现实、忽略冲突的创作宗旨和公式化、模式化的人物类型和书写语言遭到斥责。批评界认为这些作家对农村生活、人物、语言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解得不够,很肤浅,并以“田园牧歌”来讽刺集体农庄文学。自从多罗什的《乡村日记》和索洛乌欣的《弗拉基米尔大道》问世后,乡土文学已经离集体农庄文学越来越远。作家更关注普通农民的生活、文化和自然环境,关注视野逐渐淡出集体农庄的办公室,开始关注整个俄罗斯农村。批评界开始为文学界的这场逐渐推广起来的运动寻找适当的表达。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деревенский очерк”被“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替代,以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为代表的集体农庄小说被乡土小说替代——自此乡土小说填补了集体农庄小说被否定后留下的文学真空地带。集体农庄小说展示了城乡的结合,将其作为农业生产过程的一部

分。而乡土小说则表现出了这种结合的低迷走势和完全不能接纳二者的结合的态度。乡土小说力图表现民族主义精神,即俄罗斯的自主性,而不是苏联的自主性。与当时的官方文学相比较,乡土小说关注人的个性和独立自主性,属于去模式化、单一化的叙事。

在题材上,集体农庄文学多为长篇,而乡土文学出现了特写、短篇;语言风格上也有很大区别,前者近似于颂歌的语言,后者朴实无华,更接地气。集体农庄小说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乡村书写,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充满热情,要改变现在的世界、建设光明未来的;而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只想存活下来,种好下一茬庄稼,不想改变现有生活。即使是时间被框定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比如卫国战争时期,作家要表现的也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整个村子的存活,整个俄罗斯的存活。乡土作家甚至亲身感受到了普通农民在历史大事件中的作用,比如阿勃拉莫夫见证了自己的同乡在大后方的命运,因此力图将农民还原到历史语境叙事中,企图在他的书里记录下“英雄村”的历史。正是他的长篇四部曲让俄罗斯北方的佩卡什诺村(实际上是作家的家乡维尔卡拉)的农民的功勋得以流芳百世。

批评家们对集体农庄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区别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前者写的是光明的未来,后者写的是光明的过去,二者在价值观上存在正反对立,如,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年老和年轻的对立,持续发展和骤然巨变的对立。所以乡土小说对俄罗斯文学后来的走向影响深远,尤其是在那些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里剩下的唯有“阴暗、残酷的现实领地”。

乡土小说作家以农村为媒介,以集体农庄小说为借鉴,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在20世纪60至9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

乡土小说作为一种现象,它的实质不是关于农村生活的书写,而是里面包孕的问题意识,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如今对此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目前学界把俄罗斯当代乡土小说分期界定为20世纪的60至90年代,但是乡土写作一直延续到21世纪。因此在本书中除了研究20世纪60至90年代的乡土小说,还包括乡土作家21世纪的乡土创作,主要研究对象是阿勃拉莫夫、阿斯塔菲耶夫、别洛夫、舒克申、拉斯普京等重量级的乡土作家和在乡土小说影响下形成的整整一代小说作家——B. 克鲁平、B. 利丘京、Ю. 加尔金等,以及代表乡土小说新走向的作家叶基莫夫。